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去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

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音台及夏之衰棄稷

不務言棄去后稷之事棄子不窋逃入失其官

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輯錄謂之尉李城亦謂之不

窋城孔疏云韋昭以不窋當太康之時生鞠陶鞠陶生公劉

能復扶又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去土地

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音泰王徙居

岐山之陽自公劉至大王凡十世此用史記之

與此不同或云當從世本輯錄金氏曰路史謂

稷生豳豳豳生豳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

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

昏而火中堯典在仲夏月令在

季夏也。公當夏時以歲差求之當在五

至七月之昏

則下而西流矣。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

九月霜降始寒。

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授者家長以與家人。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復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

二陽臨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

者放此。二月者是歲之月也。小者是月之日也。一之日

詩主詠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故張子謂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順文輯錄一之日至四

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

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皆雖小而立國證之大雅公劉可見况其地荒遠不能盡從中國其於月數民人或自以意便數之循用既久自成一代

周亦必為天正矣。 屬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者

也。輯錄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也。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 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

耜田器也。輯錄郭起上之器易曰斷木為耜。耜木為耜。耜木為耜。耜木為耜。 于耜

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

饁餉田也。田峻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

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替

矇朝夕諷誦以教之。輯錄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取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

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

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將寒之時無所備則既寒之

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

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

以田畷至而喜之也釋曰治田早者二月而

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怠於

時不懈於力於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畷所以喜也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輔氏曰無衣無

豫于邦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

心一田畷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惠謂先時而有備

及時而盡力為人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

八章終後段之意釋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

七月為首首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

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

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

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則至

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增釋許氏曰凡事豫

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矣有天下國家者豫其所以當

豫則無有不善矣○詩中以日言者為建子之義

其言於陽而言然止於四之日者春日載陽

運漚即辰月也泰事必在季春故也建巳為正陽之

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者蓋陰陽之生皆以漸夏

至一陰生非生於夏至之日謂至夏至之日而成一

陰也其始實自小滿之日六陽已極而微陰萌矣

馴致而成故君子察其理於建巳惟以月言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古詩

良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反爰求柔桑春日遲

遲采繁祈祈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

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繁白

蒿也所以生蠶也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

故以此啖音淡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燕公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之子也○燕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以和

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
 深筐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衆而
 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
 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
 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
 悲也釋錄通釋曰同歸者同歸迎之其風俗之厚而
 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上下忠愛以始及公子同
有親迎之禮女家歸妹而無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愆期之心所謂交相忠愛也
張子曰此章次於耕者重昏嫁本人情也釋錄解
解順曰趨事之勤秉心之厚此所以為為俗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反葦反蠶月條反桑取彼
 斧斨反以伐遠揚反猗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反入

月章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兼葭也王氏謂蠶長非五月治蚕之月月故不指言

某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說皆當此正用其意而云然或引月令而舉指為三

月則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音安也音安斧音安也

解錄隋音安折方盤遠揚遠枝揚起者也音安也

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音安小桑亦曰女牆音安小桑不

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音安蘇氏曰

猗真鳥伯勞也伯勞以夏至鳴應陰氣之動音安績緝也

長也音安鳴伯勞也音安七月二陰陰盛也故極鳴

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

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音安其成矣又當預擬采
 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

以為曲薄曲薄所以獲蠶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

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

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

布釋錄王氏曰蠶生於陽氣之時故以倉而凡此

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

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

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

之也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報即所謂交相忠

愛者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然

衣之意自首章至此皆以粵退將寒言之見

○四月秀萋於造五月鳴鵙於鳴八月其穫於

反十月墮于敏穉音一之日貉戶各取彼狐

狸力之為公子裘及之二日其同載績子管

武功言私其縱子公獻狝狝占年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穉音一之日貉戶各取彼狐

實者謂萋草名遠志也鄭氏曰物生於陽而成於陰

者也故物之周蟬也於五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

初鳴蟬者歲秋之漸釋錄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

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也

四月陰生者氣獲禾之甲者可獲也正秋陰盛成墮

墮釋錄義本草皮葉落墮地為穉黃氏曰

穉謂草木墮落也陰氣盛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

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凡起徒役毋過家

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注云
推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盡行續習而繼之
也解歸繼續武事年常 狻一歲豕豨二歲豕也○言

自四月純陽乾而歷一陰始四陰觀以至純陰坤之
月則大寒之候將至推陰氣之雖蠶桑之功無所不

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
公子之裘也釋錄真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

其未足也于貉為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
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

終首章前段無禘之意陰不起於陰而起於陽寒不

月而純陰極寒已可推矣故此章以四月為始釋

錄通釋曰前兩章終無禘之意固有一則曰為公子裘二
其上的情而此章終無禘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

則曰獻豨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

○五月斯螽終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叶

與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

一八字穹起弓室珍參熏許云鼠塞向墜音戶上嗟我婦

子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

始躍而以股鳴也蟋蟀秋鳴亦陰類也而變化不一

始於此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釋錄今絡緯虫是也

者為鷦是也以翼鳴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

孔隙也空穿孔也室塞卷則也向此出牖也墜塗也

庶人簞戶冬則墜之孔氏曰簞戶以荆竹織東萊呂

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輯錄索

尚矣文出大戴禮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舜協時月正

數其息棄三正蔡氏以謂子丑寅之建唐虞以前當

已為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

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月之日數之者歲人

謂舉而迭用之何也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

之時因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

自有私記其時日者故三正皆嘗用也按○言觀蟋

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

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

氣而語去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

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輯錄輔氏曰

深得其旨蓋人老則忘事周為計密伴頤曰由軀股

已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

墜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通民於衣食之率必

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

賤同之所以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此章

廣其變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此章

蟲之變化而驗陰氣之始終故以五月為始○凡事

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七月夏寒已豫矣驗斯蟲

於五月則又豫觀秀莢於四月則又為豫取明年在

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

○六月食鬱及奠於六七月亨普庚葵及菽音

八月剥反棗叶音十月穫稻叶音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叶音七月食瓜叶音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七音采荼音薪樗音食音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菓音鬱又菓也音菓菓車下李菓即菓菜

名爾雅曰菓大菓叔豆也爾雅曰叔豆也剝擊也爾雅曰剝擊也獲稻以釀酒

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爾雅曰眉壽也眉壽者

年老有毫爾雅曰毫也壺瓠也爾雅曰壺瓠也斷當音短也爾雅曰斷當也斷取而食之

供茹八月宜斷其藤令勿復爾雅曰供茹也食瓜斷壺亦去爾雅曰食瓜也圃為

場之漸也叔於也爾雅曰叔於也宜麻子也爾雅曰宜麻子也麻子以供食也爾雅曰麻子也茶苦

菜也樗惡木也爾雅曰樗惡木也用相可為薪故云耳爾雅曰用相也自此至辛

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路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爾雅曰而此章也供老疾奉賓祭

必祝燕不徒燕祭而後有燕故併以祭言之爾雅曰必祝燕也瓜瓠首

祭以為常食少焉之義豐饒之節然也爾雅曰祭以為常食也此章專言食

寒物運熟至六月始食爾雅曰寒物也故以六月為始爾雅曰故以六月也始輯

陳氏曰取縱以為私誦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爾雅曰陳氏曰也分著矣

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爾雅曰美者也鮮頤曰此章當

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奠之食葵菽之烹藜之劑爾雅曰看介也烹藜之劑

而春酒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爾雅曰而春酒也之意則非以

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宜之叔祭之菜樗之薪皆爾雅曰為常食也薪皆

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為常矣然則果爾雅曰食農夫也然則果

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病津爾雅曰酒嘉蔬也而供老病津

瓜餅直茶老若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爾雅曰瓜餅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

外事以此而致其助也爾雅曰外事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爾雅曰外事也而又有

美味以助之此臨入之老所以無宋嫂也爾雅曰美味也無宋嫂也

○九月築場圃爾雅曰九月也十月納禾稼爾雅曰十月也古黍稷重

直黍稷爾雅曰直也穆爾雅曰穆也未稌爾雅曰未也衣麥爾雅曰衣也嗟我農夫我稼

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子茅宵爾索綯爾雅曰既也徒力亟

紀力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爾雅曰紀力也徒力亟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爾雅曰賦也徒力亟

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
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葉結音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
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稭再言禾者稻
林音苽音梁之屬皆禾也輯錄林以黍米而粒小與
與農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
諸禾也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甲月同
聚也禾稼之納有遲早至官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
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廩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章治之事也輯錄王氏曰城中有
於田入而於邑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輯錄范氏曰
役也董氏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此即
蓋官府之役二字推之然自田至邑居索綯也綯索也乘升也
亦可以上入言

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

邑而執治官室之事知釋錄毛傳入為上故畫往取

茅夜而校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輯錄嚴氏曰晝取茅

綯將以綯室也蓋以來歲將復扶又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

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輯錄天

息人勤而不已也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

閑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

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

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

之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章

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為始輯錄解頤
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
其築而納之也有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
其樂而納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飾之意事有始於
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數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力證陰

容四之日其蚤音九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

十月將徒力場朋酒斯饗叶虛曰殺羔羊躋子

反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黃反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冲冲者春

容之意解錄孔疏非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

也見天官凌人此官府之役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

也凌陰冰室也也謂夏正季冬藏冰所以備暑

藏也前言備寒者不此言藏冰則備暑

非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備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

薦寝廟是也謂與陳氏曰羔以祭司寒之神先

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

地譬如火之著音於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

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

月四陽作壯蟄蟄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

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

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廷食肉之祿注云謂在朝

於老疾注云老致仕在家者至是以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疇疾

不降民不夭札也語本左傳昭公四年申豐之說

尚也謂冬温伏陰謂夏寒也苦雨歸杜氏曰德

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天死為札胡氏曰藏冰

開冰亦聖人輔相去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

治去也明氏說宜以蕭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

畢而掃場也兩尊曰朋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

戶間是也音曰專專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

之室自牛以謂虛之為室半以後實之為室室之東

為東房西為西房兩房一室各有戶南向出戶即為

室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音竟則無

矣音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音竟則無

止音○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

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

其壽也音其禮如此愚謂此章尊信奉公之事因鑿水

而以為音日為祭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書擊土鼓飲音吹音豳詩以

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音為詩章士鼓燒土以

為匡也逆暑以書求諸陽即謂此詩也音此詩專

迎寒以夜求諸陰逆迎也音言寒暑之候以為斯民農桑之節故周於逆暑

言寒暑之際皆用之愚按輔氏之言甚協詩意夫

周公因民事而言天時非歷舉四時十二月而

致詳於節候也故建辰之月未嘗專及之而餘

月或一再四三言或反覆言之不厭蓋其意惟

以農桑為主宰計時月之詳略乎而不知者必

未言亦固也音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音輯錄

蕭霜之類音俯察昆虫草木之化音輯錄有為倉庚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類以知天時以授民事音輯錄蓋月脩桑受衣築

即在上下之情而父子夫婦各得其道
知上之誠愛也
也
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
助弱者為幼者助弱者以介眉也類少者為老者
助弱者為幼者助弱者以介眉也類少者為老者
是其祭祀也特此特惟獻羔祭非一旬為祭祀
也
在其其燕饗也節進享於君惟羔羊朋此七月
中之義也
之義也
詩考之是具心無念不在乎農也
無一日不專乎農也
農也近世張氏人侍經筵言曰無遠發其知務
於詩有知七月見於書有無遠發其知務
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
於此其論最為懇至臣愚不佞願認儒臣以今
農夫紅女耕桑勞動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
使人日誦乎前且繪畫成圖為之官掖布之殿
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官庶幾
外戚近屬亦知衣食之所自來而不知多汰之

也
鳴鵙鳴鵙既取我子又叶無毀我室又叶恩斯

勤斯由六子之閑叶眉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鵙鵙音沐惡鳥攫俱縛

也特鳥子而食者也至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

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

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之而

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

蘇錄蔡氏曰流言無根之言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

管叔武庚而誅之此得字用書文而成王猶未知周

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

鳴鴉而謂之曰鳴鴉鴉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

我之室也輯錄致去聲非自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

意響響此子誠可憐憫兄弟至厚也今既取之其

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貶管蔡自敗者

三叔也不謂武庚敗管蔡則公為親者諱也其實不

可便毀我玉室也事本金縻說從張氏故以居東為

後也至蔡氏書傳乃采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

武庚已散管蔡管叔既已受戮矣今

讀鴉鴉不必求合於蔡氏書傳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在徒縶音直留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緝錄桑根縶緝錄縶

也厥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

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際宄使之

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

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去聲難後同之意故孔

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有備則無患此為治之大法也宋

○予手拮据音居予所持力若荼予所蓄租子

予口卒瘁徒音曰予未有室家叶古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持取也荼荏音荏音昭也

盡瘁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

據也音頑去聲可藉音夜巢者也蓄積相聚也卒

據以將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輯錄嚴氏曰主

租而口卒者以巢之和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

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集就

○予羽譙譙在角予尾脩脩素影予室翹翹祈

風雨所漂匹遙搖予維音嘒嘒呼堯

比也譙譙殺色界也脩脩散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亦為鳥言羽殺尾翹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

從而飄控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

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輯錄解頤曰當是時

於下亂賊乘機伺間於其側而則其作詩以喻王亦

不得而不及也

鷓鴣四章章五句一章斥武庚作亂之罪二章

述其所以防備之意三章言其

所以勤勞之故四章

言其所以作詩之故

事見書金縢篇輯錄鄒季友曰書之置金以

我徂東山惓惓叶刀不歸無韻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即

反救叶韻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者蠋音丞在桑野叶上敦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輯錄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

公征之自西而惓惓言父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

東故謂之東征

君之服也勿士行救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陳

去声謂軍師也枝如箸俗作術之有繡繩也結項中

行伍之列也以止語也語為指疑感蛸蛸動貌蠋桑

設願後曰頃也物動而人不動也○成王既得鳴鴉之詩又感雷

也用其語相呼為與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上

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二說不同蓋謂東征之

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也亦本孔氏說詩之

意○韞緝據蔡氏書傳上篇是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

又自三年也黃氏曰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

征之役也若止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

東避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

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于此則周公攝政七年

之閒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執成王致太平

而制禮既歸因作此詩以勞士蓋為夫之述其

作樂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

董氏曰我祖東山記其地也惛惛不歸記其久

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因進

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

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術救之事矣輯

呂氏曰此亦歸上之情也所謂序其情及其在塗則

而閱其勞也王氏曰止人母為謂之勿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蚺蚺者蠋則在彼桑野矣

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軍有所蔽倚止則為營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嚴氏曰言獨宿

○我祖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

羸力果之實亦施羊政于宇伊威在室蠋音蕭蚺

所交在戶後五町他頂曠他短鹿場熠以執燿

反以照宵行即反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果羸括括音樓也

月施延也蔓生延施字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

則有之則出行于室本草曰伊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

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蚶背有橫文蟪蛄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如蛛而足長言結網當戶人編之則伊前後足如草

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崎音意孔氏曰小蜘蛛長脚

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疾下

有光如螢

各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勞故每章重

平言見其感念之然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

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

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廬荒果蠹以下走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喪雨其濛鷓鳴

于垓

敦

賦也鷓水鳥似鶴者也

見七月○將陰雨則亢處

就食之遂鳴于其上

者先知故蟻出垓而鷓

夫將兩坡長鳴而喜也上嫁鵲是喜力之鳥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

勞苦而嘆息於家行者遇雨沾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為甚是以占其候而嘆焉

是洒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

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

矣粟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

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其馬補

親結其縞叶離羅九十其儀叶宜俄其新孔

嘉叶居宜其舊如之何叶奚何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仲春令會男熠燿鮮明

也齊歸通釋曰上章用曜言宵行蟲之光故及鳥也

鮮義類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

如此黃白曰皇輯錄孔氏曰謂馬駁音留白曰駁

綉婦人之褱輯錄孫炎也母戒女而為去之施衿結

悅也衿繫佩帶也輯錄昏禮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

之多也美其儀之多者賦時物以起興因見時物

用其語相呼也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

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首章

彼獨宿夫之念其婦也三章言婦數于室婦之念其

夫也至於此章則斷者及時舊者相見夫歸之樂可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亮也二章言其思去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音也四章樂音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說

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

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

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

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

勞去声苦之輯錄方言苦快也郭璞曰苦而為

也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

皆如此車杖社等篇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

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

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物曰維係

持詩皮柴物曰鞏固固結人心蓋若是也輯錄

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征之乃是王義

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

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

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

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王見為臣之

之道也鴉鴉述已之勤勞以慰勞之見用民之

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兼周公其孰能為之

通釋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芣出車杖社等

皆所以交誦上下之情而為固結人心之本也

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

鳥郊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而解

披其枝葉將不必齊敏于翼有以剪其羽翼而

矣則周公之於庶幾亦以力勝之也而德化之

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速則周公而東者雖

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

仁之至而

義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二音登音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

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
公勞去聲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後既破

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破斧缺斨託言之以見其

戰馬用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
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公不東征則流言不

亂不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
解歸語錄聖人之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

禁誦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便其

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

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

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

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

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

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

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

天下定四國既莫敢不一於正矣及管蔡以武庚叛

而四國復有不正者焉周公之東征也固將以我之

正正彼之不正也而孰能禦之哉聖人之直也氣之

紀我之順也辭之助者不足以抗我之直也氣之

者不足以激我之浩然也我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

不正者後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

得只是讓哉斯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夫管

筒計較利害者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得今人箇

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

得只是讓哉斯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夫管

筒計較利害者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得今人箇

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

得只是讓哉斯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夫管

筒計較利害者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得今人箇

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

得只是讓哉斯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夫管

筒計較利害者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得今人箇

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

得只是讓哉斯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夫管

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不可謂知聖人者矣。黃勉齋曰：詩人兩見聖人之意，以為被斧斲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於此，熟玩而有所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周公東征，四

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何反。居。

賦也。錡，鑿屬。吡，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周。公東征，四國是

在差。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錡，木屬。一云，今之獨頭斧。道欽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蔡三章章六句 反曩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

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

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

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聞去。王室得罪於

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

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被於天下六百年，德

民與武王民車脫於水火也，及痛定而思，則

為周矣。殷民反則何怪哉？當此之時，而三監

庚果得乘隙則危，始有不可勝言者。周公為

宰成王，又初有無所處，何以靖之？管蔡之誅，不

免矣。是知舜為象計，故得全其友愛之天。周公

為文武天下計，不得不盡夫太公至正之道。集

傳引此以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愧於

舜也。輯錄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

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

君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反之子邊豆有踐反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邊

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

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言執柯

伐木以爲柯者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要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

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皆禮曰共牢而食注云牢牲

韜錄十昏禮曰特豚合升注謂同東人言此以比今

日得見周公之易去深喜之之詞也伐柯事之小

者物有小大而遂其所欲則內可喜也東人之於

周公未見而願之之深既見而幸之之甚引伸觸長

無非可譬者也伐柯二章章四句增釋許氏曰伐柯非難事也然

須媒東人之於周公彼其風而化其德思慕之

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踐之殊道里之遠

亦未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

九戩反于通之魚鱗才魚音我觀之子衮反衣繡裳

有九囊郭璞云緇鱗似鱗鱗魚鱗也孫炎云謂魚之鱗

今之百囊網也鱗似鱗鱗魚鱗也鱗魚鱗也鱗魚鱗也

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鱗已見音見上皆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

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釋曰留公者東

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

人所共奉拳於公雖欲遂而留之而終不可得也

增釋此章一句專言之辭也二句期之辭也

二句願留無已之辭也而周公之德可見矣

九罇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二句一章以得見為

將歸為憂四章以勿歸為願輔氏曰伐柯言其

得見九罇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如而無已

也愚謂周公之心當士知之周公之德東人言

之而成王幾或不變於後則王之德非鴟鴞之

辭公之忠卒不可白而文武之業廣矣所幸周

公之誠足以動乎天而應乎人故亂不

終於亂而反乎治也其功不既大哉

其胡載壹其尾公孫碩膚赤

鳥昔音凡

興也跋躡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壹路入也

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路其尾韋當從陟利

躡也後則語歸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併

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壹主地

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鳥冕服之鳥氏曰鳥

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鞶侯玄袞赤

鳥則諸侯與王同後下曰鳥禪下曰履禪音丹季氏

曰天子諸侯冕服元几安重貌韋以爲安者故凡

用鳥他服用元几安重貌

安也愚謂凡几所以形

容其安重之氣象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

之不安其常故詩人美之此周公君東而王疑

未釋之曰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鴟鴞

即是時也言狼跋其胡則意其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

安肆自得乃如此此以獲相反而為與蓋其道隆德

盛而安土樂音不足言者而道不足言則無所

不安無所不樂聖人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相物之蔽故

危疑之地安於倚泰赤鳥几几然安也

者或至於此發詩人以赤鳥几几見思公之聖其善

觀聖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

非四國之所為四國管蔡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

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

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此與是反說公孫碩膚言率勇營及之持之意言

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讓其大美耳此古

人海於前命處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怡公出

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曾昭公分明是

為季氏所逐春秋却善孫齊如其自出云耳解頤曰

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從容無所任而不病聖人之

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任而不病聖人之

不俱與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無疑非道隆德盛者

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音病也

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

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日夔夔戒謹乎此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

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

狼跋二章共四句前章言其德容之不變後章言

跋皆當在
東山之前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
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
之是以亦得而畜之語本左傳凡有欲之類皆小
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為也
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中前吾豈有二
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孔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
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為几几德音不瑕
其致一也此又兼論三聖人事而示人以處富
貴貧賤死生之道初不
驪歸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
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尼公之地

篇未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
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
龜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收問龜風何風也曰變

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

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

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其變風之

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名
也天子考也

也故終之以龜風言變之可

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龜

遠矣哉此以鳩鳴以下六篇言之
謂此風之所為終

而雅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郊反又於周公而至於鹿鳴言周之○蕭章歛同幽詩以逆

暑迎寒已見現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

田祖則祭田者謂神農也田祭蜡音下則歛幽頌以息

才乃大蜡之禮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高二費三郵索以編虎五坊六水庸七

八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祭章之所在故鄭氏

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

女心傷正禮節者為雅以介肩壽食終音成

功者為頌氏以殆及公于同歸以上為

應去乃剡音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

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是詩而亡之其說

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

禮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

為通而事亦可行輯錄變率氏曰雅有雅

頌之音故郊風亦曰郊雅亦曰如又不然則雅

頌之中農事而作者皆可冠去

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輯錄慈溪黃氏曰按楚茨意嗜諸詩未易遽
指以為為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
幽乃先公乃自奮於成秋之地此時安得
所謂

以上為雅雅
萬壽無疆以上為頌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

去聲乃剡音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

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是詩而亡之其說

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

禮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

為通而事亦可行輯錄變率氏曰雅有雅

頌之音故郊風亦曰郊雅亦曰如又不然則雅

頌之中農事而作者皆可冠去

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輯錄慈溪黃氏曰按楚茨意嗜諸詩未易遽
指以為為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
幽乃先公乃自奮於成秋之地此時安得
所謂

所謂

可雅可... 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輔民謂若大... 良報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 固可從矣然朱子於大田良報篇未及皆... 亦未知其... 存黃氏之... 於此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九

朱子集傳

後學番易朱

公遷

克恭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道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小雅二大雅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

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必列反。輯錄鄭氏曰。小雅

也。小雅自雅鳴至菁義。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

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

雅之變。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

潮音之樂。受聲。陳戈之辭也。受聲如生民行善

奉也筐所以盛

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

飲則以酬賓送酒

賓勸飽

非儀文不行

周行大道也

也古者於旅也

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

乃可以言

語愚謂賓筵之初禮樂方盛

饗賓客之詩也

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

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

敬則情或不通

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

以通上下之情而其

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

上意之厚如此

其辭以共食

以與君有酒食召集嘉賓而共饗也燕

饗之意全在此

與中故下文祗見作樂奉

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輯錄孔疏士肅云飲食以饗

則庶乎好愛我

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緇衣黃氏曰

按云私惠謂言私恩小惠謂人以私惠

於我而不合乎德義之公

則我不留之於已也愚按

黃氏以合字貼歸字以已字貼自字

說與古注不

同而與集傳之意相合故取之

留字當訓為

其所望於群臣嘉

音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

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

望人以大道示我則是以德

思小惠為德而留之

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

與鹿食草呼其群而聲

和物情之樂也主人得

樂之實故其所以

樂者實欲以成其樂於

已也是雖樂而不失其

所歸詳曠曰君

事非一有因祭而燕者
亦異如其君之尚而
國可也如其君之尚而
之亦可也如其君之尚而
日監在茲可也如其君之
威儀維民之則亦可也
律之思為其有朋友也
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
脩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
以致我而所謂大道者在
夫豈淡然為不切之論而
已哉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反視民不悅他物反君子是則是傲胡高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

興也高去石也即青蒿也謂蒿為高本章注曰春

生雨燕開淡黃孔甚呂明也視與示同悌偷薄也

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

厚德積於中則聲譽著於外以此示民而君子所當

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之所以示我者深矣盛

著聞在所當法則禮意必勤在所當盡是以不特燕

有加矣○瓊釋此章承上章而言德音者有德之言

即示我之周行也既足以示民使不偷薄則君子所

當取則而傲傲之君子凡有位者也式燕以教言其

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

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音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

樂嘉賓之心興也大章名章如鉞也以竹曼生歸鐘陸氏曰生

牛馬喜 湛樂之文也。其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食之 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
教示之無已也。所以和樂且湛樂而又樂者蓋以燕
樂其心而求教示之意。燕上章又有

鹿鳴三章章八句

首章所以燕饗如此故其示我
游焉心欲其示我周行也二章燕享而又使之教
則又深欲其示我周行也三章必以燕樂其心
但興起鹿鳴以興和樂之意也首章章首二句
興下二句後四句在興外二章三章則盡一章
之意而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解詩工我者
與琴瑟笙磬相聞而歌鄉飲酒用樂亦然而樂
之也與升高前朝不司

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肆三亦謂此三詩宵之言

習也凡入大學必先習此三詩輯錄鄉飲酒注
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
實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
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容于賢習也然

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群臣嘉

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輯錄通釋
上下而用之樂正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
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
以分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

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音之禮

樂音洛下而用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

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而帛為悅哉夫。音婚
姻不備則貞
禮言以禮樂不備則賢

者不處上也

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韓愈輔氏曰范氏語云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
悅之意哉好然則范氏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
亦非以為福質之具也各盡其節而已

四牡駢駢

反

局道倭

於危

遲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馳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

盬不堅固也

韓愈盬亦盬也出於河東之解池水注
臨池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

堅固者

○此使使

並去

臣之請

夫

音

君之使臣臣

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行以盡其職分

扶開

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

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知其情而閱其勞

言無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

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傷悲于王事故也臣
逸樂矣

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

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

傷悲者情思也

韓愈輔氏曰此天
理人情之至也

無私恩非孝子也

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

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

必先息而後義

○四牡駢駢嘒嘒

他冊

駘

音馬

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

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

音離衆盛之

蕭曰駘

音駘

居也

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愚謂啓居猶言動靜不定啓居王事故也不然則可以開眼矣蓋我心傷悲者感之深不違啓居者勞之至已上二章先言私恩後言公義而二者交相致

重也

○翩翩

音篇者雛

當作佳

載飛載下

扶甫

五反

集于苞

羽

况甫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扶甫

興也翩翩飛貌雛夫不

方得反本

也今鷓鴣也凡鳥

之短尾者皆佳屬將養也

輯錄戴氏曰將

○翩翩者

雛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

今使

人乃勞苦

於外而不遑養

去其父

如物故以起傳此君人者所

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

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

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憂則

悅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輯錄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

情真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不遑將母

叶蒲

王事靡盬

興也杞枸

音計

也此兩章乃言所以傷歸之故先

歸重也輯錄嚴氏曰本草云名山人式西王母我根

各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

苞杞四月記德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此詩

○駕彼四駘載驟

助救

駘駘

二音

豈不懷歸是

用作歌將母來詒

朱

子

賦也駸駸驟貌論告之以其下獲養去聲公母之情而

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去聲之

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此章專言私恩不及公義則恩為其重而

義有不必言矣輯錄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

殺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

不愛其君者也解頤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

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

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

於私養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

其力於王事則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

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慰而益不辭於用矣

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辭於用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意在其中矣三章四章言將父

母則懷歸之意不言可知矣五章則曰豈不

懷歸又曰將母來歸則究言之而盡其情矣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

秋傳亦云襄公四年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

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輯錄外

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

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

重皇華君使使臣曰每懷靡及但有禮又以為

誼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去聲**勞**臣而作其後

乃移以他用耳歌於使來之時則勞其來也而

也勞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

謂皇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

使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

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以

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叔孫事亦以證其為勞

詩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亦曰來

增釋許氏曰章各五句一者無不可也

為一體上二句為一節下三句為一節第

第五句用韻其辭則章與也

第五句用韻其辭則章與也

第五句用韻其辭則章與也

第五句用韻其辭則章與也



原件短缺

9-10

亦自為一體上二句為一節下二句為一節第一句三句五句不用韻命意亦同一篇之中或與既其文又各自各為一體也金履祥曰卒章獨言將母者父丈夫也猶能自養婦人非予不能自養此尤人之情也

皇皇者華

芳無反與夫叶

于彼原隰駢駢

反

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

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

下情出則宣公德入則達下情使臣之職如此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

以副君之意也此所以有靡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

其行道之勤即駢駢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

煌煌之華言高原下隰此駢駢也

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况今之人

則豈有知兄弟者乎輔氏曰此不取義但以豈不韡

彼穠矣同列何字正呼曷不字也此詩以莫如兄

弟一句為大旨終篇皆發此句之意輯錄毛傳鄂指

鄂鄂然言外發也疏鄂氏以為華以覆鄂鄂以承華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叶胡威反

原隰哀哀

反

矣口不食

賦也威畏懷惠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恐

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兄弟於此可見此詩蓋周公既誅管

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闔闔之事為言

其志切其情哀乃真弟之變如孟孟所謂其兄

朝蒲夕除胡可保哉

其所不能也或曰人之在

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

不憂憫但見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兄弟以天屬朋

經重如此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

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音佩此不輕

彼可謂語意皆同矣

○兄弟闕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每有良

朋承反也無戎叶而反

賦也闕闕狠也御禦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

設有不辛聞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

良朋豈能莫如兄弟又富辰曰兄弟上言

小忿不發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注曰懿恭

闕闕不可滅者於此尤見兄弟為至親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文生叶桑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

透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文生者悖理之甚

也天此母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或於宴安之時故

○儻音儻爾邊豆飲酒之飲於慮兄弟既具和樂

賦也儻陳饗具俱也具者兄弟無故也或死孺子

兒之慕父母也其誠相悅○言陳邊豆以醉飽而兄

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其樂矣

謝氏曰此章

樂其情親義厚無異禮子相恭也子無不受其親無不敬其兄才人欲去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呼報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和

樂且湛答音反叶

賦也翕合也翕者同而無異也吉凶禍福皆○言妻

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

樂矣好合即是和合翕訓合則止是入情衷勞相同

指此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其樂妻子

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

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變逸樂多為物欲所轉

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實其然

乎之語而復玩味其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

朱子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逸樂那二章正足是

人初而有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輔氏曰二章至四章

言急難心給之時惟兄弟為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

燕樂和平之樂然兄弟則亦無與共享而久安之友

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親而切至而不可解者固見矣

○宜爾室家叶古樂爾妻帑音是究是圖實其

天字叶音字為前

賦也帑擊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

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

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

然乎其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也輯錄輔氏

得已者乎所謂憂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

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

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知其所以當親也凡學蓋莫不然此又

凡為初學之法此格致知以必求其極也○增

乎蓋以明行遠自邇
不及父母者蓋人能孝於父母自然能及于兄弟此
其薄於兄弟者皆不念父母之同體故也詩雖
不言其意固具此夫子說詩所以推而及之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
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
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
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
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
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
兵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
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

後人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
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

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

意死生自既具言苦樂自既翕言兄弟之間有
死者有苦者則生而樂者亦不得以全其樂
卒章又中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

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曰五章言喪且既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
意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
有疎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
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
樂妻怨結七章意所言之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
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
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
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
皆樂歌之和平也辭類曰此詩自三章至五章
皆樂朋友以明

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以茅去澤出郊特牲輯錄陳氏曰縮酌也酌對酌也謂禮

齊獨沛而後可斟酌也用奠美貌辨未成羊也

生曰俗呼五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

無顧念也必歎辭繁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

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

所界也也各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

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

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孔子曰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伐不于隊叶手醜酒有愆籩豆有踐在廣兄

第無羞甲之失德乾餼音侯以愆叶起有酒滑音

或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舞我迨

特我暇叶後矣飲此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

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

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杜雅常棣頌弁斯干

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交也各隨所

指而不乾餼食之薄者也輯錄說文乾食也徐踏云

同耳以爲豆實愆過也滑亦醜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

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

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

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失德則相棄絕

矣及持相樂以爲朋友之好庶幾和平之有終也

錄補氏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

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

前章既言其厚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意

亦微過耳於飲酒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增釋人之於朋友甚以相得而或以乾餼不及之

故遂致情義之有間也謂之失德而彼有不及我無

所謹則失德之謂何所與於已也但及暇時以我無

我酌我鼓我舞燕飲相樂唯如此可以爲全朋友之道哉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首章主言求友二章三章皆以發首章之求友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

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此

以求友爲主求友之道無他飲食燕樂而已禮

反之盛恩意之隆殷勤用飲無所不至此即求

友之謂也此古人所以保交道而全天倫也

錄之謂也此古人所以保交道而全天倫也

爾亦孔之固俾爾單丹厚何福而不除直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輯錄劉辰翁曰詩人爾君雖

至其親愛薄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往者去

復受福之在庶衆也輯錄攝所謂其來○人君以鹿

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

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無時而不受福則

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

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也

此章言福之悠久而又盛大如此輯錄通釋曰鹿鳴

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詩者蓋凡臣子之

祝報其君唯原其福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

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亦可見其
一特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茂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福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聲人氏名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

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無處而不受福則隨

盡無不宜又覆說戩穀之意也天既使爾盡善而

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輔氏曰受

然之事降爾遐福方來之事愚謂受天百祿言天人

之際交相與也爾既受於天天又錫於爾一受書所

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

命用語意如此此章言其福之盛大而又悠遠

詩 讀宜民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句下也
意正 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真樂歌於
釋祭 之日以答鳥鸞
宜祝 頌人君之詩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

之意者陵為阜之大者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

量也山阜岡陵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

輯錄語錄此及上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

○古蠲反為饋尺志是用孝享叶禴反禴若

祠丞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詠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詠日

日也釋土選助祭之日也齊戒其心瞻惟其身內外皆致其潔也輯錄謂謀也柔且丁巳也必先誦此日

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輯錄王制曰禴

公叔祖類也祖類公叔名也先王大王以下也輯錄鄭

公謂后稷至諸盤音綱史記曰公叔祖類主古公實

父索隱云古公實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緝諸盤三

代之前皆為先公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

則上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公先王也

但乃是以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若通謂先公先王也

明也此八傳神意以蝦之入之詞蝦字為尸致

主人之詞孔氏曰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饗

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若如此至于四文主特

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此言祖宗

必迷敬詞以祝之者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爾多福叶華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

也言其質實無偽輯錄謝氏曰不澆薄以作偽不巧

之謂日用飲食而已輯錄謝氏曰不澆薄以作偽不巧

也猶秦言黔其淹反首也百姓庶民也既曰羣黎又

蓋天下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民德

實君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為之於下反若助人君而為德爾○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悠久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焉若盡言福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君心所自得而曰福為爾德若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音神之降福難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也

○如月之恒胡登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憲

起處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輯恒訓弦當升也月上弦而就盈

八日上弦月體正半似弓之月始出而就明騫虧也

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長茂則有加而無已也歐陽子曰此專欲其悠久多引不窮不壞之物以為况輔氏曰盛大而不修則無足稱故末章歸宿於又長之意愚謂三章言言與盛而兼又長之意此章專言又長而兼與盛之意盛大悠久反覆詠歌不一而足也輯錄解頤曰日月松猶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變不

天保六章章六句一章二章言天降之福三章極其形容擬議之四章五章言和

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程子曰天保詩

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叶則曰歸曰歸歲亦莫

止靡室靡家叶古玁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

狁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與居叶與

興也薇菜名你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

○增釋許氏曰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後狁葷粥
戰國後為匈奴注堯曰章弼周曰後狁後與嚴同違
暇啓蹠也○此遣戍後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
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
正言出戍之事非為采薇而作也但借
當時所事為此語而用四句相呼應耳曰采薇采薇
則薇亦作止采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薇方生而
出戍春莫
矣方以何時為歸期乎必明年然凡此所以使我舍
之嚴莫矣預言之以定其志也
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止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
直以獵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
苦悲傷之情而又賦聲以義也釋通釋曰不違
歸離室離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
獵狁之故二則曰嚴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
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
為言所以感入者深矣

此以獵狁則人懷敵愾音愾之之心矣愾怒也指其可
傳文四年敵王所愾輔氏曰程子此言又曰古者戍
役兩暮而還今年春莫即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備秋二字與下文防秋
相應以至字為句絕過十一月而歸又明
年中即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
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此章蓋即啓行之時而
言其戍守之故如此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我戍未定靡德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周也
○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

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此章則預言其在道之時而欲

以義勝思如此輯錄輔氏曰戌者動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違啓居

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我行不來叶六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輯錄李氏曰始遣戌時發始生

剛以見天陽十月也時純陰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

之曰陽月也前言歲莫而歸啓行時也此言歲陽戌

朱子曰利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顯

然便生乃自坤卦積求如一月三十日以後之一陽

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

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曾鞏十月本陰而名

陰是陽無可盡之理故也聖人設卦坤為絲孔甚致

陰之象上六曰龍豈非抑陰扶陽之意焉

病也夾歸心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此章亦

在道之時而欲猶生赴義如此○上章國事為重而

家為輕此章王事為重而身為輕是皆所以教之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无胡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

尺屠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輯錄音爾乃常常棣也路戎車也

君子謂將帥並去也輯錄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

子驕叔孫豹王賜之大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

路是卿車得稱路車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此專以

為興與何被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此章預言其在戌

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此章預言其在戌

持敵者如此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

依非四牡翼翼象海亦氏魚服叶浦豈不日

戒叶說力反豨抗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氏也程子曰腓隨動

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韓錄黃氏曰吳伯章

足而動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氏之得也

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氏先生吞曰兩說

誠不合當刪去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九不

當云隨動之說而存猶氏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為

避字鄭氏知避之說難通遂云腓當作氏蓋改腓為

氏非訓腓為氏也又宜何因其改字遂能以爲字訓

耶若以腓為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

書腓者與易之成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

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且自

先動者乎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蹇

蹇路之嬰以足腓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

翼驥行抗整治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猶師

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

可為弓韉居言反衣也衣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

將帥之所依乘成後之所託倚韓錄劉執中曰君子

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嚴氏曰遣將率且其行列

成後同嚴是詩故以君子小人乘言之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于付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

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此章以預言在成所之時而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敵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上章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賦也楊柳蒲柳也輯錄謝氏曰依依者初抽條之時

物霏霏雪甚貌。蓬蓬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

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

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

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此章前言其來歸之時道

以不得已之意末章體悉以不達感德如此。首章風諭

忍人之心起結兩章相應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前二章雖兼敘情公義言而重

專言敘情義戒以傷其勤懼以致其悅使人之道當然也。此詩見先王仁厚之至。增釋

許氏曰采薇以下三詩雖曰遺戍勞還而專主於擬抗蓋非泛言也。抑當是之時有獵狝連西

戎意。國之患命將出師或周公作此詩而遺勞之誠能深知其情而極道之而且勸之

如此凡出師則皆以歌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枚叶莫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叶節矣王事多難乃且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邑外曰郊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

御夫也。○此勞去聲還音率與帥之詩追言其始受命

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去聲其人曰我受命於天

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

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述其往時忠敬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矣設此旒音矣建彼旒音矣

彼旒音旒斯胡不旒旒叶音憂心悄悄僕夫况瘁以解

賦也郊在牧內輶錄劉氏曰都城外五十蓋前軍已

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釋錄立氏曰將言建旄設

陳也龜蛇曰旄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

曰旗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

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

曲禮陳氏曰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為

旗章其旄數皆故之龍旗則九旄雀則七旄虎則六

旄龜蛇則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局部分也常者常左

不易其所也語本曲禮釋錄曲禮云進退有度左右

有局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代與步數疏曰如牧警

不相踰也各司其局者軍之左右各有部分則士無失伍

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

况况上○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幟音彼旗幟者豈不

旆旆而飛音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

亦為之恐懼音而憔悴耳蕪燒有反武奮揚之勢而

解錄謝氏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憂懼歛束之心也

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

懼者善用兵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釋錄老

章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處命下之日士皆泣涕釋錄孫子九地篇云令發之

涕交頤○增釋金履祥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夫子之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旂旒央央旂旒

於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旂旒旒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

州之地釋錄毛氏曰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

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

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輯錄見堯典言勝之也。○

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

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

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

不相悖也。發則下輕敵勇則不忌敵二者必相齊也與牙機四章五章之意相似程子

曰：城朔方而獵狝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

以攻戰爲先也。述其注時發揚之氣以勝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反今我來思，雨雪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東以解之時簡書戒命也

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

之詞也。從後說優解語錄云：前說只據左氏簡書隣國孔氏曰：古者然○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

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也。述其來歸感慨之情

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

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

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於進反草蟲，趯趯他歷反草蟲。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忡忡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赫赫南

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並去聲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

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

耳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為婦人自述之然此南仲

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家思念之情以勞

之豈既却徽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

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音貴木萋萋音反倉庚喈喈音貴

執訊信獲醜薄言還音歸赫赫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

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

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遺成

明年仲春至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音哉

者徽狁大放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前三章啓行時也四章五章歸

變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

大要在歸功將帥之禮釋疑師道也一章受命

戒警二章歸功三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

四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

既征而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

先勝苦而後悅樂故其樂也非但出盡人

清抑且當乎義理詩人善言如此

有杖大奇之杜有皖華板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

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此即遣戍之明年十

止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暎

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

而無休息之期

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

矣曷為而不歸哉

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

亦以日月易止而知其遠也

興爾下章做此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

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此又

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

程子謂遣戍之又

年中春仲至則此時為常至矣若三章言采芣則春

已莫春莫而不歸則過期矣故四章言期逝不至

歸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此傷悲者私情也

雖其室家亦情義

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芣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檀車憚憚四牡瘡瘡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憚憚敝貌瘡瘡罷貌

○登山

采芣則春已暮而芣可食矣

作叢春可作芣為微苦

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

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

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

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詩

卷

之

十

七

下

章

之

十

七

下

章

之

十

七

下

○匪載匪來

叶六反

憂心孔疚

叶力反

期逝不至

叶力反

而多

為恤下筮借

叶舉反

止會言近

叶渠反

止征夫邇止

叶力反

賦也

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借俱會合也○言征夫不

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韓錄曰胡氏曰

為恤飢渴瘵疾病歟死故且卜且筮韓錄曰龜曰卜

傷瘵是何期逝不至也兼反書

相襲俱作合言於繇音而皆曰近矣韓錄曰龜曰卜

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韓錄曰龜曰卜

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范氏曰以

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前二章皆有王

因公義以起私情也未章不然則以過期不至憂思百端私情愈迫而義有不暇言矣

秋社四章章七句

一章成服之時二章歸而當至之時三四章過期而將至之時

○增釋許氏曰一章言冬未歸二章言至春將

莫亦未歸三章言春已莫而未歸四章言所期

將歸也鄭氏曰遣將帥並去聲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

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

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

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秋社

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入之心故能

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韓錄曰胡氏

章皆不言成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至

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

也所以慰勞之李氏曰其意也則預然其意歸
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
勞帥後之車雖不同而叙其往及終然之情則
一也輔氏曰鄭王流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
言但勞帥後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
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
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比下
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
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胡庭芳曰王
氏云上文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
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我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
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
之水鶴
羽是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
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至此者意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
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
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毛公為南有嘉
魚之什蘇氏謂
其非古乃本之六月之序為南陔之什然升魚
麗猶仍毛說也徵之儀禮不合故朱子定為白
華之什釋錄見燕
禮鄉飲酒禮篇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君子指主人旨且多音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

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

意之勤以優賓也優厚也。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

蓋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則又以二若兼備之意

為興也。增釋古人燕饗物致盛備蓋無非以寓其

誠敬而賓亦樂其優勤之意也。或曰賦也。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二章放此輯錄朱子曰古人以魚為重故

○魚麗于罭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魚麗于罭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興也鯉魚同音也。今黑鯉魚。又曰鮐鮐也。人曰鮐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叶舉反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叶上反矣

賦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叶舉反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叶上反矣

賦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叶舉反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叶上反矣

賦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叶舉反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叶上反矣

賦也

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單單之矣

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為

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以魚起興與魚

不止於魚特借此為起語尔然魚必取以俟燕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衍反音日

興也汕音也以薄汕魚也薄曲薄也李氏曰衍樂

也

○南有樛居音木其瓠音之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烝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其瓠則可食者也

樛木下垂而美實瓠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

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主人卑禮而喜賓樂之

得之意

○翩翩者雛之雛烝然來思叶六直陵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但以思字思語辭也又

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

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前說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以樂以和則樂已至燕而

則所以樂而安之者尤不

說見魚麗

崇立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

叶田反北山有萊

叶陵反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

符須即蒞草也

輯錄本草曰其實名香附子

萊草名藥

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

此言山有臺萊耳分

萬兩句互文也樂只君子

此句義與周南樛木同燕

則邦家

之基矣

德堪重任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

南山北山有臺又有萊君

子之入有德又有此福其所

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

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

則邦家之基亦永永無窮矣輯錄通釋曰詩中所謂

德音所謂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

也所謂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

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

之祝之考為尊賓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滿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民所瞻依者也既為邦家之

基又為邦家之光又為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矣而

且顯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已祝之德音不已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父母斯民之心益切而民益親其上矣

○南山有栲音考叶北山有杻反女九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叶直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

興也栲山樛杻音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有秀眉

也長眉秀出於其間為壽徵茂盛也茂則加長不但

不巳而已享眉壽而德音又加茂焉則年弥高德弥

邵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願其有是福也此章

則有是福而尤願其有是德也有年無德斯亦不

稱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考樂只君子遐不黃

興也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音略枝端大如

指長數寸啾音啾之甘美如飴音八月熟亦名木蜜音

本草曰木蜜生西方枝葉皆可啾亦可煎食如飴其

子一名枳祖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相音

栲後有此木音棟鼠梓樹葉木理如楸音亦名苦楸黃

老人髮復黃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

養也音黃苟首音身之福而巳保艾爾後則福及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音以後專於祝音詩之意亦

以漸而添也輯錄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有壽

遐不黃耆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

壽無疆者願之辭也此詩前二章先德而後壽

必之三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

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意第

終第以章之意。增詳許氏曰邦家之光則登而

家之基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也其下

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也其下

則祝其壽而巳眉壽固壽矣髮白而復黃面頰

而浮垢又老之甚者也下二章前兩章祝其壽

而君子之身而言次兩章曰德音不已而茂則

以及於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此詩雖各以兩木起興易韻成文而其言亦有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音彼蕭斯零露漙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想

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解錄嚴氏曰蕭香蒿也燕也牛尾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

聲也善声即笑語處安樂也蘇氏曰與豫通凡詩之

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

示慈惠記注云享以嚴為主故曰訓恭儉慈以故歌

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

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露零於

予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也

故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

此有所疑彼有所畏情無妨忌安能致此樂乎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

之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如羊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叶師壽考不忘

興也此其起興與上章同皆上漙漙露蕃貌龍龍也

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我以為龍我以為光則中

相應美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德無差失則

之飾也輯錄集傳於四鐵以為乘車之為在衡則此

者載是車上橫木可憑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駕馬

鳴焉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皆不合節奏庭

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

所同聚也諸侯之福天子之所賜也車馬如此而中

福之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之意○三章以前皆

用兩句與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蓋夢蕭承露之厚正

以興諸侯受

禍之多也

夢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補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

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

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發之也○增釋許氏曰

然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臣

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

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

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

而論道更相可古堯舜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

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

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

臣之諸詩可見矣至於夢蕭之詩尤見卑孫樂

易直猶實主相敬喜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凌

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焉燕笑語是以有

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

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遜乃如此而為

湛湛

直病反

露斯匪陽不晞

音厭厭反

夜飲

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

也夜飲私燕也輯錄孔疏君出而盡燕禮宵則兩階

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引此以明有夜飲之禮輯錄儀

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階

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閣○此

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

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二者皆自久而不厭之意故用其語相呼為興蓋於

其夜飲之然而歌之也諸侯來朝以早則歌之至夫

蕭蕭露晞皆即時物而以露起興釋錄燕禮君

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禮云燕

宰具官饌于寢東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考成也

何休註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考成也

成者成其禮也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

室則恩意厚故以為興而又用有兩字相呼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釋錄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

謂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君子

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

足以將之也將扶助也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

今德矣輔氏曰莫不令德言

與燕之諸侯皆有令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重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桐梓柔

下垂飲酒之卒不以酒而強則可謂有令儀矣此二

章起興若無義但顯明信實宜為剛德和樂寬易類

乎柔德故前章以杞棘之堅強為興後章以桐梓之

柔羨為興嚴氏詩緝云然類似得之至若令德令儀

則互文爾有是德則有是儀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見觀愛之至肯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朝音正於王朝正者謂

也王宴樂音之於是賦湛露釋錄見文曾氏曰

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



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輯錄春秋傳云君燕不繼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

句

程